

資治通鑑

詩

詒

通

賦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龍溪先生續編卷之三十一
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十三

起閼逢敦牂盡柔兆涒
灘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
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
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
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
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
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

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瑟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丙午上還宮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摠監壬戌兼知摠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廄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太帝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

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赦天下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無命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

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平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司馬垍弟給事中坂爲宜春司馬哥舒翰亦爲其部將論功敕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爲驃騎大將軍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陽魯昇臯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龍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爲左羽林將軍英乂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東呂諹爲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安邑曲環爲別將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爲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侍御史劎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太和城閉辟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
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
國兵計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
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
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
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秋七

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
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

楊國忠忌

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
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
丙戌以希烈爲太子太師罷政事以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

事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
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禪之子也上憂雨傷
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
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
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
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冬十月乙酉上
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 河東太守
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武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
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
山復爲國忠所發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
爲溫訟冤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戊午上還宮 是歲
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

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

四百八十八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二月辛亥安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
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
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
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
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
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
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
平盧節度使楊光翹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
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

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
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
等勿憂也事遂寢循華原人也時爲節度副使隴右河西節
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三月辛巳
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安祿山
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
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
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
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
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暉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
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

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宣俟
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
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
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
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又曰馬
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
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八月

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 安祿山

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
作亂會揚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
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
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貢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

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輦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

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謂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塞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翹見祿山責光翹以附楊國忠斬之以

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士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
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
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
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
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
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
孫也丙子上還宮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
節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
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
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
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
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

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廣騎及新募

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

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組約敗船及

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

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

城衆恠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

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

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

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

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

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

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

李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李許諾澄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弃澄潰去澄獨坐府中李先遣妻子懷印閒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殿使人執澄李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李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澄文水人李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宇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澮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